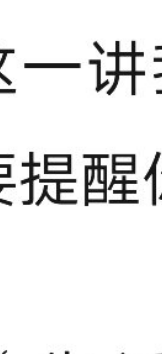


16 选择：逃离作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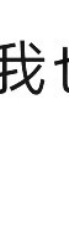
王烁

01-10 14:38



16 选择：逃离作死

10:24 9.53 MB



王烁亲述

你好，我是王烁。

这一讲我想劝你，千万别作死；另外我也要提醒你，作死难免。

“告诉我会死在哪里，我就不去那里。”这是查理·芒格的戏语，不小心包含了真理：不作死就不会死。但是，不作死这件事，又是何其之难。

作死往往是理性选择

不作死难，难在作死不是作，要只是作就好办了，作就是感性失控。感性失控造成的问题，可以用提升理性来解决，难是难，有解决办法。不幸的是作死本身是理性选择。

一个蛋糕许多人分，每个人都面临选择，是一起把蛋糕做大，哪怕自己分到的比例小一点，但最终到手的蛋糕比以前多呢？还是抢着多分蛋糕，哪怕导致蛋糕整体变小呢？在一个增长的大饼里分较小的比例，在一个萎缩的大饼里分较大的比例，选哪个？

先说答案。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嘴上会选前者，实际则会选后者，因为前者是形象塑造，后者才是理性选择：你不动手抢，别人会动手抢；无论别人动不手动抢，你抢都比不抢好。抢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占优策略，所以每个人都抢。

这只是第一层。第二层是预见到蛋糕有很多人抢，你就会在参加做蛋糕的时候留着力气，因为要把力气用在抢蛋糕上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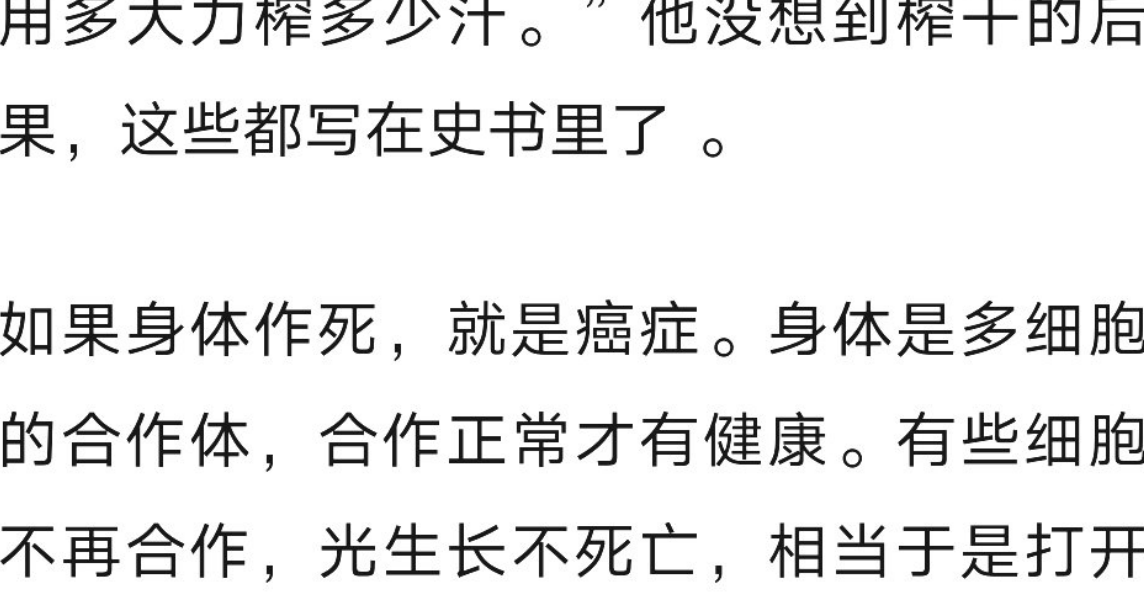
它带来两个后果。一是蛋糕会越来越小，因为做蛋糕的人越来越少；二是哪怕你只是想保持住现状，花在抢蛋糕上的力气就得越来越大，因为蛋糕越来越小，你得抢到越来越大的份额，才能保持住现状。

记住，这两条对大家都一样。于是，蛋糕越来越小，但大家打得越来越厉害。最后的极限情形是有个霸主一统天下，拿到全部蛋糕，但蛋糕的总量变成了零，所得是零。

所争者小，所费者大。纷纷蜗角争何事。这是局外人的看法。对局中人来说，却每一步都是理性选择。想不作死，还真难。

如果是政府作死，就是敛财务尽。结果是天下资财都入我彀中，却不值几何，因为财富在于社会生生不息如轮转的经济活动本身。它转得动转得好才有财富，它转得慢财富就少，不转了就什么都没有。

关于收得到多少税这件事有个拉弗尔曲线。横坐标是税率，纵坐标是税收额，在曲线的两头，税收总量都是零，因为税率是零的时候，税收当然是零，而税率是100%的时候，税收也是零，没人干活了。除此之外，对应任何一个税收总量，曲线上都有两个点跟它对应，一个点对应着较低的税率，一个点对应着较高的税率，分别对应着低税率乘以高税基，高税率乘以低税基。



两个点收上来的税收一样多，道理就天差地别。

用学者的话来说，前者更包容，后者偏榨取。如果榨取失控的话，就会变成理性地选择榨取得越来越狠，因为越榨取社会财富就越少，社会财富越少那榨取的程度就得越深。因此造成的反弹冲突就越大，所以得对榨取机器投入越来越多，力度越来越大，而且越到后来力度增加的加速度越大。这个恶性循环是作死，可惜每一步都是理性的。

法国国王的督税专员说：“税就像橙子，用多大力榨多少汁。”他没想到榨干的后果，这些都写在史书里了。

如果身体作死，就是癌症。身体是多细胞的合作体，合作正常才有健康。有些细胞不再合作，光生长不死亡，相当于是打开了自我放纵的开关，并掉了自我抑制的开关，策马狂奔，抢夺营养，以邻为壑，扩展领地。正常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。在比喻的意义上，你也可以把癌细胞的扩散看作其他正常细胞转而效仿癌细胞，直到把人体榨取干净，大家一起完蛋。

如果人际关系作死，就是情感需求难填，吸走人际能量，最后交往的人越来越少，而对剩下那点人的需要越来越多，把自己变成情感的黑洞。君子之交淡如水才能长久。

如果组织作死，就是内耗抑制发展。内斗水平精妙无比，外战水平一塌糊涂。以前看到这种情况，百思不得其解，何以同一个人，对内对外差别如此之大，现在明白两者互为因果。内斗精妙无比，外战才会一塌糊涂；外战一塌糊涂，内斗才需精妙无比。这是作死的宿命。

面对理性作死，如何应对

种种作死，个个理性。那你该怎么办？

如果你是决策者，那就绝不能让组织陷入作死模式。早期要消灭癌细胞，晚期要弃船重来。

作死这件事有两个关键点，一个是临界点，一个是终局点。

所谓临界点，就是界线前癌细胞是可以被杀死的，一旦越过这个界限，癌细胞就再不会被消灭，而将与你永远共存，但是可以相当长的时间保持这种状态；所谓终局点，就是一旦越过这个界限，加速度作死，大家一起完蛋，结局已注定。

决策者必须确保组织作死不越过临界点，发现组织合作体里的癌细胞，得清除掉。慈不掌兵，否则癌细胞疯长。所谓晚期要弃船重来，是说当组织深陷作死，终局不可避免时，惟一疗法就是推倒重来。决策者自己不推倒重来，自有别人把他推倒重来。

当然，当组织进入后期加速作死的时候，决策者往往是深耕多年的内部人，搞不好是一手缔造了作死模式，否定作死就是否定自己。如果决策者自己是癌细胞，那就只能祝好运。

普通人则不必这么挣扎。

- 一是绝不要加入作死中的组织。
- 二是发现组织陷入加速作死循环必须跳船。一定要记住，作死循环进入加速期以后是停不下来的，你不要螳臂挡车。
- 三是要明白组织难免作死，因为人总是很理性地选择作死。所以，你必须培养自己在需要时跳船的能力。要是无力跳船，明知组织进入死循环，还不得不起作死，真是很惨。

怎么培养跳船力呢？在另一课我会讲到，要做无用的事。这里简单说一下：**就是不要只做局部环境中的最佳选择，对现实和当下你不能不适应，但也不要太过适应。人人都在讲要全力以赴，我则建议你要留有余地。**

说了这么半天，我惟一没有对他提建议的就是癌细胞了。说起来，作死的也好，癌细胞也好，如果他们能看得长远，不难发现如果把身体和组织逼入作死模式，最后对自己并没好处，100%归自己，也还是个0。但这道理很难说服他们，因为在作死这条路上的每一步，他们都在赢。

有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说过，不要教育猪，你白费力气，猪还不高兴。我改造一下：不要教育癌细胞，自己做好准备吧。

——本讲小结——

总结一下，这一讲我告诉你别作死，教你面对作死中的组织怎么办。

作死这件事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往往是理性选择。要想做到不为作死所害，请你一定要注意两个点，就是临界点和终局点，临界点前还能清除癌细胞，还有得救，过了终局点，你不要作无谓抵抗了，跳船吧。

这一讲的灵感来自于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这本书，作者阿西莫格鲁是MIT经济学教授，当今论文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。本书讲的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，但其逻辑可推广到对所有组织失败的分析。他在书里的结论是制度至关重要，我比他悲观一些：制度是很重要，但什么组织都难免作死。

——思考题——

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：

我

字

写

留

言

0

请朋友读